



范用
编

買書瑣記

首子
題

下
編





范用
编

買書瑣記

下編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2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买书琐记·下编 / 范用编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23.9
(闲趣坊)
ISBN 978-7-108-07616-8

I. ①买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069579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薛 宇

责任校对 陈 明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2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2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625

字 数 183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5,000 册

定 价 45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出版说明

为继承中国现代文明传统，追慕闲情雅致的文化趣味，自二〇〇五年起，我们刊行“闲趣坊”丛书，赢得读者和市场的普遍认可，至今已达三十余种。这套书以不取宏大叙事、不涉形而上话题为原则，从现当代作家、学人的散文随笔中，分类汇编，兼及著述，给新世纪的中国读书人提供一些闲适翻看的休闲读物。

“闲趣坊”涉及二十世纪以来文化生活的诸多面向：饮食、访书、茶酒、文房、城乡与怀旧，表现了知识阶层和得风气之先者，有品位、有趣味的日常，继而通过平凡琐事，映射百年中国的人情世态，沧海桑田。“闲趣坊”的精神内核不在风花雪月，而是通过笔酣墨饱的文章，倡导一种朴素雅、温柔敦厚、不同流俗的生命观，是对三联书店“知识

分子精神家园”意涵的解读与发扬。

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我们认为正视和尊重这份价值仍有必要。希望新版“闲趣坊”能够陪伴新一代读者，建设“自己的园地”，有情、有趣、有追求地生活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二〇二三年四月

前 言

范 用

我爱跑书店，不爱上图书馆。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，太费事，先要查卡片，然后填借书单，等待馆员找出书。

上书店，架上桌上的书，一览无余，听凭翻阅。看上的，而口袋里又有钱，就买下。

生平所到的城市，有的有书店街，如重庆武库街，桂林太平路，上海福州路，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。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，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，如重庆米亭子，桂林中山北路，上海卡德路、河南路。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：《海上谈林》《引玉集》《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》《铁流》《毁灭》，都是可遇不可求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，《士敏土之图》只印了二百五十本，《引玉集》三百五十本，《海上谈林》五百部。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《日出》，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

《木犀》，上面有夏公题词：“游镇江、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，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（叶灵凤）老弟。”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《中国·农村的故事》。如今都成为我的珍本藏书。

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、店员交朋友。还在当小学生时，我跟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，时隔五十多年，他还记得我，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。我写了一篇《买书结缘》讲这件事，现在也印在本书中。

由于有此癖好，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，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《买书琐记》，以贡献于同好。

尽管多方努力，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，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致函三联书店，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。

二〇〇四年五月

范用先生编《买书琐记》、《买书琐记》[续编]，分别初版于二〇〇五年、二〇〇九年，共印行了五版。此次借《闲趣坊》书系修订新版之机，将二书上编、下编分别重组成帙，上编为国内淘书记（含港、台地区），下编为海外访书记，内中篇目并无增损。希望如此更便于读者。特此说明，并志纪念爱书的范用先生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
二〇一二年九月

目 录

1	前 言	范 用
1	卖 书	郭沫若
5	东京的书店	周作人
12	神田旧书店	姜德明
16	丸善书店	姜德明
20	天牛书店	田洪宝
25	在京都卖中文书	戴 燕
30	三家书店	朱自清
40	觅书偶记	董 桥
43	访书小录	董 桥
51	伦敦淘书小记	邹海仑
59	也记伦敦淘书	张海晏

69	逛英伦书市有感	田 森
75	旧书一条街	黑 马
79	剑桥一书贾	金耀基
88	淘书剑桥	张和龙
96	书城断忆	洪作稼
106	票友的代价	黑 马
110	巴黎的旧书摊	陆侃如
115	巴黎的书摊	戴望舒
123	塞纳河畔的旧书摊	卢 岚
131	纽约的旧书铺	梁实秋
133	曼哈顿书店一景	王 强
137	纽约求书记	梁治平
143	跟书店说再见	程步奎
149	伯克利的书店	喻丽清
153	走马美国书市	亮 轩
161	书店的橱窗	程丹梅
165	俄罗斯访书录	马海甸
171	莫斯科购书记	谢天振
176	记马德里的书市	戴望舒
181	新加坡淘书记	方竟成
187	在牛津	陈 原
191	洛城访书记	姜德明

201	在兰登书屋分店	姜德明
207	内山书店小坐记	姜德明
212	哈佛访书记	杨 扬
218	在剑桥书店里听讲座	刘 兵
222	巴黎购书	宋开智
225	德国大学的旧书摊	洪 捷
229	悠长的书香	韩水法
237	图宾根书店琐忆	先 刚
245	柏林的旧书店	王 建
250	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	辛德勇
259	德国大学校园书摊	程丹梅
262	日本淘书记——东京篇	李冬山
266	日本淘书记——京都篇	李冬山
269	一个书商之死：怀念艾伦·米克瑞特	钟芳玲
276	卖书郎与补书娘的故事	钟芳玲
285	俄罗斯买书记	郭在精
295	都灵书生活	王宇平

卖书

郭沫若

我平生苦受了文学的纠缠，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数了。我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，但在民国二年出省的时候，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。民国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，只带着一部《文选》，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了。走的时候本也想丢掉它，是我大哥劝我，终究没有把它丢掉。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两年，它在我的笥里是没有取出过的呢。

在日本住久了，文学的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，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，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。

那是民国七年的初夏，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，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。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，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。

我起了决心，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们，明天便是我永远离开冈山的时候了。剩着《庾子山全集》和《陶渊明全集》两书还在我的手里。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去，但我又不能不把它们丢去。这两部书和科学的精神尤为是不相投合的呢。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，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。我想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，这两部书也比较珍奇，在书店里或者可以多卖些价格。

那是晚上，天在落雨。我打起一把雨伞向冈山市上走去，走到了一家书店，我进去问了一声。我说：“我有几本中国书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坐店的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怀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我：“你有几本中国书？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想让给你。”

“哼，”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，“你去看看招牌罢，我不是买旧书的人！”说着把头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。

——我碰了这一个大钉，失悔得什么似的，心里又是恼恨，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人了，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，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待我！我抱着书仍旧回我的寓所去。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，我突然对于它生出无限的惜别意来。这儿是使我认识了Spinoza, Tagore, Kabir, Goethe, Heine, Nietzsche诸人的地方，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

的了。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。我一起了决心，便把书抱进馆去。那时因为下雨，馆里看书的没有一个人。我向着一位馆员交涉了，说我愿寄付两部书。馆员说馆长回去了，叫我明天再来。我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，便把书交给了馆员，说说明天再来，便各自走了。

啊，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。我把书寄付了之后，觉得心里非常的恬静，非常的轻灵，雨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，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。啊，那爽腻的感觉——我想就是耶稣的脚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，也不过是这样罢？——这样的感觉，我到现在也还能记忆，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。

自从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，我在那天不消说是没有往图书馆里去。六年以来，我坐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经过了冈山五六次，但都没有机会下车。在冈山的三年间的生活的回忆是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的；但我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罢？

呵，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，那儿有我和晓芙同楼的小屋，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，那儿有我时常弄过舟的旭川，那儿有我每朝清晨上学，每晚放学回家，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，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车的处女，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，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！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图

书馆里没有？无名氏的寄付，未经馆长的过目，不知道究竟遭了登录没有？看那样的书籍的人，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终究少了罢？即使遭了登录，我想来定被置诸高阁，或者是被蠹蛀食了？啊，但是哟，我的庾子山！我的陶渊明！我的旧友们哟！你们没要怨我抛撇！你们也没要怨知音的寥落罢！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，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铭心刻骨地思念你们。你们即使不遇知音，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存，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，总还要幸福些罢？

啊，我的庾子山！我的陶渊明！旧友们哟！现在已是夜深，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，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，也和你们冷藏在冈山书馆里一样的呢。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，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，我现在也还要希望什么呢？也还要希望什么呢？

啊，我现在的身体比从前更加不好了，新添了三个儿子已渐渐长大了起来，生活的严威紧逼着我，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们长到几时？但我要把他们养大，送到社会上去做个好人，也是我生了他们的一番责任呢。我在今世假使没有重到冈山来看望你们的时候，我死后的遗言，定要叫我的儿子们便道来看望。你们的生活是比我长久的，我的骨化成灰，肉化成泥时，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。

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夜侨居于
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二村中写此

（选自《沫若文集》第七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）

东京的书店

周作人

说到东京的书店第一想起的总是丸善（Maruzen）。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会社，翻译出来该是丸善有限公司，与我们有关系的其实还只是书籍部这一部分。最初是个人开的店铺，名曰丸屋善七，不过这店我不曾见过，一九〇六年初次看见的是日本桥通三丁目的丸善，虽铺了地板还是旧式楼房，民国以后失火重建，民八往东京时去看已是洋楼了，随后全毁于大地震，前年再去则洋楼仍建在原处，地名却已改为日本桥通二丁目。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三十年，可以算是老主顾了，虽然买卖很微小，后来又要买和书与中国旧书，财力更是分散，但是这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，所以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之谊也。

我于一九〇六年八月到东京，在丸善所买最初的书是圣兹伯利（G. Saintsbury）的《英文学小史》一册与泰纳的英译本

四册，书架上现今还有这两部，但已不是那时买的原书了。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学的外国语是英文，当初的专门是管轮，后来又奉督练公所命令改学土木工程，自己的兴趣却是在文学方面，因此找一两本英文学史来看看，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但是实在也并不全是如此，我的英文始终还是敲门砖，这固然使我得知英国十八世纪以后散文的美富，如爱迭生，斯威夫忒，阑姆，斯替文生，密伦，林特等的小品文我至今爱读，那时我的志愿乃在所谓大陆文学，或是弱小民族文学，不过借英文做了居中传话的媒婆而已。一九〇九年所刊的《域外小说集》二卷中译载的作品以波兰、俄国、波思尼亚、芬兰为主，法国有一篇摩波商（即莫泊桑），英美也各有一篇，但这如不是犯法的淮尔特（即王尔德）也总是酒狂的亚伦坡。俄国不算弱小，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，中国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，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，实在我们所喜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。这些材料便都是从丸善去得来的。日本文坛上那时有马场孤蝶等人在谈大陆文学，可是英译本在书店里还很缺少，搜求极是不易，除俄法的小说尚有几种可得外，东欧北欧的难得一见，英译本原来就很寥寥。我只得根据英国倍寇（E. Baker）的《小说指南》（*A Guide to Best Fictions*），抄出书名来，托丸善去定购，费了许多的气力与时光，才能得到几种波兰，勃尔伽利亚，波思尼亚，芬兰，匈加利，新希腊的作品，这里边特别可以提出来的有育珂摩耳（Jokai Mor）的小

说，不但是东西写得好，有匈加利的司各得之称，而且还是革命家，英译本的印刷装订又十分讲究，至今还可算是我的藏书中之佳品，只可惜在绍兴放了四年，书面上因为潮湿生了好些霉菌的斑点。此外还有一部插画本土耳该涅夫（Turgeniev）小说集，共十五册，伽纳忒夫人译，价三镑。这部书本平常，价也不能算贵，每册只要四先令罢了，不过当时普通留学官费每月只有三十三元，想买这样大书，谈何容易，幸而有蔡谷清君的介绍把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合著的《红星佚史》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，凡十万余字得洋二百元，于是居然能够买得，同时定购的还有勃兰兑思（Georg Brandes）的一册《波兰印象记》，这也给予我一个深的印象，使我对于波兰与勃兰兑思博士同样地不能忘记。我的文学店逐渐地关了门，除了《水浒传》《吉河德先生》之外不再读中外小说了，但是杂览闲书，丹麦安徒生的童话，英国安特路朗的杂文，又一方面如威斯忒玛克的《道德观念发达史》，部丘的关于希腊的诸讲义，都给我很愉快的消遣与切实的教导，也差不多全是从丸善去得来的。末了最重要的是葛理斯的《性心理之研究》七册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，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，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。古人学艺往往因了一件事物忽然省悟，与学道一样，如学写字的见路上的蛇或是雨中在柳枝下往上跳的蛙而悟，是也。不佞本来无道可悟，但如说因“妖精打架”而对于自然与人生小有所了解，似乎也可以这样说，虽然卍字派的同